



MEI LI XIANG CUN

走进炭窑里

□ 雒小平

因审校《炭窑里村志》的缘故,我得以有机会第一次走进炭窑里村。

炭窑里村位于马头山东麓,隶属于离石区西属巴街道,是一个不到300人口的小村庄。与坐落于马头山西侧的故乡呼家山相比,两村的自然条件十分相似:山峦起伏,梁崂交错,沟壑纵横,干旱少雨,饮水难,出行难,年轻人娶媳妇难;村民以农为生,农作物以种植土豆、玉米、大豆、谷子等小杂粮为主。一种故乡般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然而,毕竟“隔山不同音,隔水不同俗”。虽然同处一座山脉,但南北不同,东西迥异。走进炭窑里,首先明显感觉到语音上的差异,与说临县话的故乡人不同。炭窑里的风

炭窑里村虽然人口不多,历史也不够悠久,但在在我看来,仍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。

炭窑里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,这里就是八路军、武工队和游击队活跃的区域之一。炭窑里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,积极筹军粮、送情报,许多热血青年则加入民兵组织埋地雷、打日军,舍生忘死,抛头颅洒热血,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民兵英雄薛丑兴、任根清智入大武日军据点,赤手空拳勇夺日军哨兵枪支的故事,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。

土人情、语言习惯,属于靠近州川的北川河系统,与故乡所属的湫水河系统有着很大的差别。

炭窑里的人文先祖,起初大多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挖炭工。这些以出卖苦力为生的先祖们,就近在炭窑不远的山梁上凿土为穴作为临时居所。后来,他们中有的就在当地娶妻生子,而后一边挖煤、一边兼种粮食养家糊口,繁衍生息,久而久之,居住的人越来越多,形成了村庄,于是他们就把与他们相依为命的炭窑作为村名,从此扎根为炭窑

在上世纪60年代,炭窑里是西属巴公社有名的先进大队。在支书梁士昌的带领下,他们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,以“打通两座山,治理一道沟,造地三百亩,产量翻两番”的气概,甩开膀子大干苦干、流血流汗,被树为学大寨运动中的先进典型。其时,前来参观学习的兄弟公社、大队和机关单位,川流不息,络绎不绝,位处马头山深处的炭窑里村红

极一时。此外,炭窑里村的教育也值得一提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,梁光荣考入太原卫生学校,如同深山鸟飞出金凤凰,在全公社引起轰动,整个炭窑里人都脸上“光荣”。恢复高考后,炭窑里后学更是奋勇争先,人才辈出,200多人的小山村,先后就有梁志锋、任克平、梁爱琴、梁志强、梁鹏飞、任蕊、梁右、任志军、高强等40多人考入各类大中专院校,其中任晋辉、梁哲瑞、任利明、梁昱、梁左、梁田等6人考取了研究生学历。

据《炭窑里村志》记载,炭窑里历史上曾居住过马、葛、贺、牛、张、黄等姓,现住居民有任、梁、王、薛、严、高六姓。在吕梁山区,炭窑里属于小村庄,但与一般的村庄相比,人口姓氏明显呈现出多而杂的特点。

另据村志记载,炭窑里有文字记载的、居住历史最长的姓氏,分别是任姓和梁姓家族。任姓祖籍为东相都一甲、原住大武镇,始祖任君杰大约于清初迁到炭窑里,至今已有360余年,繁衍至第16代人;梁姓始祖梁会隆大约于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前后从田家会镇北圪塔村招亲而来,至今已有260多年,繁衍至第11代人。其余姓氏则三五代不等。

据《炭窑里村志》记载,炭窑里历史上曾居住过马、葛、贺、牛、张、黄等姓,现住居民有任、梁、王、薛、严、高六姓。在吕梁山区,炭窑里属于小村庄,但与一般的村庄相比,人口姓氏明显呈现出多而杂的特点。

据《炭窑里村志》记载,炭窑里有文字记载的、居住历史最长的姓氏,分别是任姓和梁姓家族。任姓祖籍为东相都一甲、原住大武镇,始祖任君杰大约于清初迁到炭窑里,至今已有360余年,繁衍至第16代人;梁姓始祖梁会隆大约于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前后从田家会镇北圪塔村招亲而来,至今已有260多年,繁衍至第11代人。其余姓氏则三五代不等。

乡土建筑文化的独特展现

□ 梁大智

庙宇在中国乡村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,堪称乡土瑰宝。历史上,文水几乎村村都建有庙宇。庙宇的大小与多少,标志着村落的大小与贫富。大的庙宇是青砖蓝瓦,屋脊阁楼,殿房亭台雕刻精细,各种雕塑高大威武,整座庙宇富丽堂皇,壁画精美。小的庙宇的殿台一般三面是土坯墙,一面砌砖。庙宇虽小,但是五脏俱全,格局大致相同。庙宇结构主要有三个部分,即台基、主体与屋顶。中国庙宇木料结构中的木柱、檐梁、正梁、横梁和支柱均裸露可见,一排排的柱子与正梁及檐梁连接起来,支撑着遮蔽的屋顶,木架之上铺瓦片,而后砌砖隔墙填在柱间,构建了中国建筑的理念。

走进文水乡村的历史,洞悉人世沧桑的岁月,随着扑面而来的古朴气息,步入寺庙,在重重院落中惊叹巧夺天工、荟萃古今的建筑;在曲曲回廊里,凝眸那栩栩如生、琳琅满目的壁画;在肃穆静寂时,聆听那轻吟梵唱,感悟深邃的微妙禅机……那气势恢宏,豪放粗犷的寺庙,精雕细琢、淡雅而富有诗意的楼阁,牵起了文水乡村情融于水的自然联系。

文水古庙宇数量众多,种类繁多。我曾走访过文水所有的村庄,包括已经消失、合并以及划到外县管辖的228个村,写出了乡村系列三部曲《乡村记忆》《乡村时代》《乡村风情》,这乡村系列三部曲中共描写了1636座庙宇式建筑,其中庙宇1487座,市楼3座,经堂5座,戏台(乐楼)141座。

文水曾经有许多大庙,开棚那座令林徽因流连忘返的圣母庙,“雅有古风,玲珑古制,如展看画里楼阁”。马村极宏敞的洪福寺“藏经十余柜,僧百余。”北贤“七村八社”联合修建的临汾庙,南街别具一格的赵筒子庙,具有神奇色彩的桑村麻衣仙姑庙,西社宏大的梵王宫,上贤太子修行的梵安寺,以及许多含义独特的庙宇,平陶的指蓝庙、堡子的二楞庙、小南峪的南凹寺、武村的爬薄则庙……都有着各自的传奇故事。这些场所供奉着神佛或历史上的名人,让人祈福纳祥。

原始宗教是原始人类受到自然界沉重压迫,把自然力和自然物神化的结果。当人类步入氏族社会后,生产范围有所扩大,实践经验有所积累,逐步认识了许多自然现象与人们生活的联系,从而对某些自然现象抱有某种希望,产生控制它的欲望,而实际上又无法控制时,便会把主观意愿通过幻想表现出来,把自然现象神化。它的主要形式有自然崇拜、动植物崇拜、鬼魂崇拜、祖先崇拜、图腾崇拜、灵

物崇拜、偶像崇拜。大约在仰韶文化时期,万物有灵的观念和由此而引起的自然宗教祭祀活动开始盛行。这种观念认为,日、月、风、雨、雷、电等都是具有超人间力量的神灵,天地、山川、水火等也有神灵主宰。由于各种自然现象分别被不同的自然之神所支配,原始人要求福避祸,就得与自然之神搞好关系,于是产生了种类繁多的宗教祭祀活动,以沟通神人关系。

文水历史文化精深厚重,源远流长,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这里曾出现过众多充满神奇色彩的文明古迹和故事传说,这里文化形态丰富多元,主题文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,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存。这些文化遗存也体现在文水庙宇甚多的种类上。当地的习俗风尚,常常体现为求同存异的发展形态,既有外在的差异性,又有内在的统一性。文水有12座子夏庙,分布在神堂、夏祠、平陶、孝义、南武、中舍、乐村、永乐、寄谷庄、田家堡,另外马东云顶寺东耳殿是子夏殿,神堂隐唐洞史书上也称为子夏室。再加上文水有南贤、北贤、信贤、保贤、思贤、上贤等许多带“贤”字的村名,充分表明了子夏在这一带的影响力。

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“社稷”二字,本是指土神和谷神,它们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。人们还给各种自然神起了专门的名号,日神叫羲和,水神叫河伯,风神叫飞廉,火神叫祝融等。因此,有了河神庙、土地庙、三官庙等。在中国远古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中,除了自然崇拜之外,动物崇拜也是一种普遍现象。这样就出现了狐神庙、牛王庙、蝗蝗庙、白马寺等。图腾崇拜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有所发展的反映。图腾崇拜的对象一般与本部族或氏族有特定的联系,是其祖先或守护神,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。中国远古时代图腾崇拜相当流行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南方蛮闻从虫,北方狄从犬,东方貉从豸,西方羌从羊。”这些部族的称号,表明虫、犬、豸、羊曾是他们远祖氏族的图腾。龙图腾可能是吸收了多种动物图腾的特征融合而成的一种图腾,所以各地有很多龙王庙、龙天庙。

水历史上的很多戏台都修建在庙宇前面,庙宇修成后,村里人要请戏班唱几天戏、赶几天庙会来庆祝。庙会在这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,会期有的一两天,有的三五天,有的十天八天,甚至一个月。有钱的村请的是大戏班,条件不太好的村庄则请来当地的小戏班,有的就是本村的秧歌班。据清光绪九年(1883)《文水县志》载,清代文水县形成规模的庙会有83个,其中以十月十八日方圆村、三月二十五日北贤村庙会最为有名。方圆村庙会从唐天宝年间开始,至今仍很兴旺。每逢十月十八日,村民要宴请四方亲朋,唱戏庆祝。由于十月正是一年三收结束的时节,各地商贾云集。庙会最盛时,北京、天津、太原等地客商来此赶会者甚多,商摊占地百余亩,会期一月,赶会人数有时可达十几万。北贤村临汾庙会始于明嘉靖年间,每年三月二十五日北贤村以及附近各村群众均招待赴会亲朋,会期半月。

村里赶庙会,家家户户都要忙活着准备招待客人,许多店铺摊点提前来占位置,村里嫁出去的闺女们、在外做工的男人们都会回村,一来是看戏逛会,二来是亲朋相聚。小商贩担着八股绳货担一路风尘地涌入会场,牲口集上拴满了牛、驴、骡、马,牙行被买卖双方拉扯着、簇拥着,细心地看着牲口的毛片、穴位、蹄节,然后在买卖双方衣襟下捏着筹码。这边锣鼓声噙噙地敲着,一圈人围着看耍猴,那边站着一堆人看变魔术。糖人人和棍棍糖吸引着孩子们的眼光,咚咚咚的拨浪鼓使劲地摇着……

